

愛、焦慮、友情與自由：我們造訪了一間中學生貓舍

反正會被世界淘汰、不想孤獨一人、想要找到百分百的愛……這是他們成為大人之前的各種擔憂和願望。



Ring /

這篇報道是「專題記者成長計劃」第二期的成果。2024年，端傳媒推出「專題記者成長計畫」，希望能夠找到仍在盡力堅持華文報道的青年記者，為他們提供專業支持，共同維繫深度報道的行業生態。在眾多申請者中，我們最終選擇了十位記者，進入三個專題組。為期半年的時間裡，我們的編輯陪伴入選記者開啟並完成深度報導的稿件，今天這篇報道來自香港報道組的馮焯瑤。

「專題記者成長計劃」第三期亦已開放申請。

編按：青春時而無敵、時而殘酷，香港青少年是怎樣成長過來的？人生的第二個十年，來自不同背景的他們與家庭、學制、親密關係、虛擬網絡和社交平台互動，在迷惘中建構自己，或者失去自己。政府設計青年發展藍圖時說青年有未來則香港有未來，但要怎樣才能真正看見青年的具體臉孔？端傳媒推出「混沌少年事」專題系列，以特寫及數據報導嘗試勾勒香港少年心事。

這次，記者走進了香港的一所中學校園，跟圍繞住流浪貓舍的少年人聊聊。

Yuki 也不清楚，自己會在這裡逗留多久。身處在一所中學校舍裡，夕陽斜照的房間、稚嫩的學生臉孔，對牠來說都異常陌生。

這隻毛色花紋對稱的黑白賓士貓，眼睛呈淺綠色，瞳孔縮成一條細線。牠曾是一個女畢業生養的家貓，舊居地方淺窄，少女的媽媽心情不好喝酒後，就會騷擾貓、打貓。後來，學校社工怕少女回家會被打，她亦選擇入住青年宿舍。貓暫時無處收容，主人第一時間向社工求救。

流落到百多呎的新空間，貓的目光銳利而帶點畏懼，看到拖鞋、紅色的物品、人都有所防備，會失控傷人。貓舍環境簡樸，與社工室隔著一道透明趟門。趟門上畫了貓咪圖案及「非貓舍成員勿進」等字樣，月曆則記錄下 Yuki 發惡的日子，若然當日有受傷事件，就留一個別。



Yuki /

透過房門，Yuki 看見了一些穿著便服的年輕身影。走出貓舍，倚著欄杆俯視，這裡是香港兆基創意書院，一間位於九龍城的直資中學。書院強調創意教育，部分學生由主流中學轉校至此，他們不叫「同學」，一律稱作「人類」，而教師是「Mentor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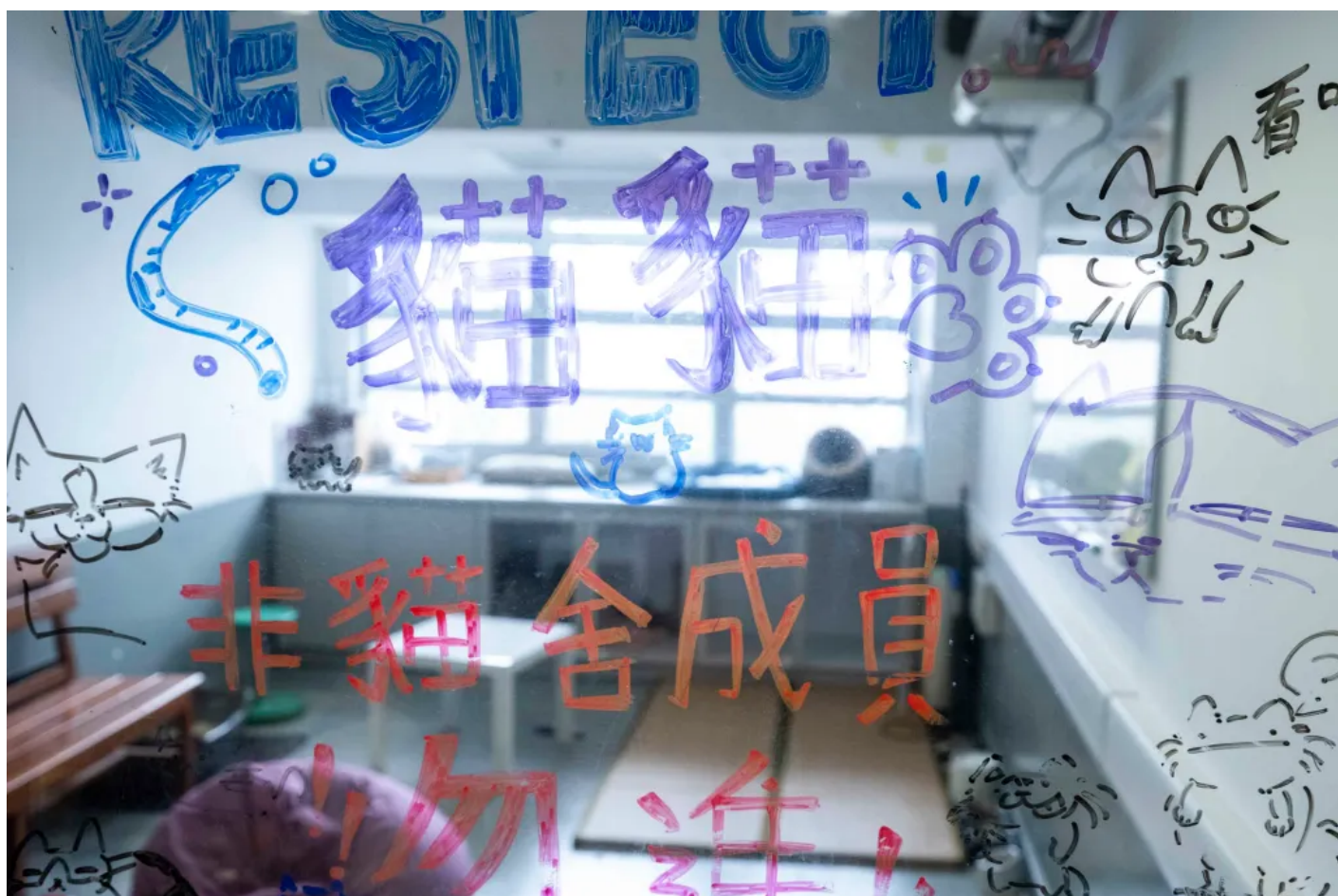
環繞書院一周，要找一幅完好雪白的牆，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。天台的噴畫，蔓延至梯間、走廊、地下，文字與圖畫遍佈每個角落。書院的後樓梯有一個「許願池」，少年人的願望清單持續更新：「我想要男朋友 已達成」、「我要發達 THX X3」、「我愛 Art！我想入到心儀的藝術大學」，「同 elon musk 做愛」的下方，還有人留言「G 持！我覺得非常好」。

還有更多更瘋狂的願望。在學校內經營貓舍的成員 Ring、阿澤、阿堯，還有負責管理的社工阿招都曾想像過，萬一真的會應驗，自己該許個怎樣的願望？一夜暴富、變成天才、重要的人不會離我而去……

有人問，那麼貓舍呢？

他們想，暴富和變醒目之後，就有能力資助貓舍，也就可以把重要的人留在身邊了。

21個少年人，第一次共同養貓，肩負起生命的重量，有時要幫忙，有時要爭取，有時要妥協。在與貓共處的日常，他們要照顧的似乎不只是貓，還有人和貓之間、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還有關乎自己的內心——有關責任、愛、自由、成長的掙扎。



我覺得休息就是不該

前年，社工阿招想在書院建立一個由學生主理的貓舍，第一時間就想起學生 Ring。她家裡養貓、盡責可靠，很適合擔當開荒牛。Ring 聽到這念頭，心情是驚大於喜。她知道，阿招基於信任才找自己，始創成員責任重大，定要全力做好。

她覺得自己像貓，會有忍痛的時候。但貓會自我取悅，懂得悠閒，而她總是學不會。

早在 Ring 入讀創意書院之前，她已經畫了一輩子份量的畫。做畫家是她弟弟的兒時夢想，爸爸知道之後，特地買了兩本人物繪畫冊，讓兩姐弟每天跟著畫。於是她天天畫，直到弟弟都放棄了，她仍然在畫。

全世界都以為 Ring 熱愛畫畫，社工當初也是因此而轉介曾留級的她從傳統英文中學，轉到書院修讀創意藝術文憑。只有她才知道，自己討厭畫畫，更未曾在視覺藝術科獲取半點成就感。她說，在舊校做的作品如同糞土，只比合格高幾分，純粹被逼應付老師。每日畫，單純是若然不聽父母話，就會被打。

她的父母是典型農村人。在他們眼中，讀好書、大學畢業、做好工、結婚生子，該是子女的一生。Ring 在內地鄉下讀完幼稚園，舉家搬到香港，小一才接觸英文。升中後，英文底子落後，加上她不喜歡讀書，結果主科四科全敗，被逼留級。往後幾年，她每課內容都吃不消，每星期面對一至兩個測驗。



Ring /

世上彷彿只剩溫習和溫習，根本沒時間做喜歡的事，而其實她甚至想不到自己想做什麼。「即使對自己要求高，想自己成績好，但我真的做不到，即使死讀書也做不好。」她接過成績單，只是在想，這樣的成績要怎樣讀大學，怎樣找穩定的工作？無論如何生存，都會被世界淘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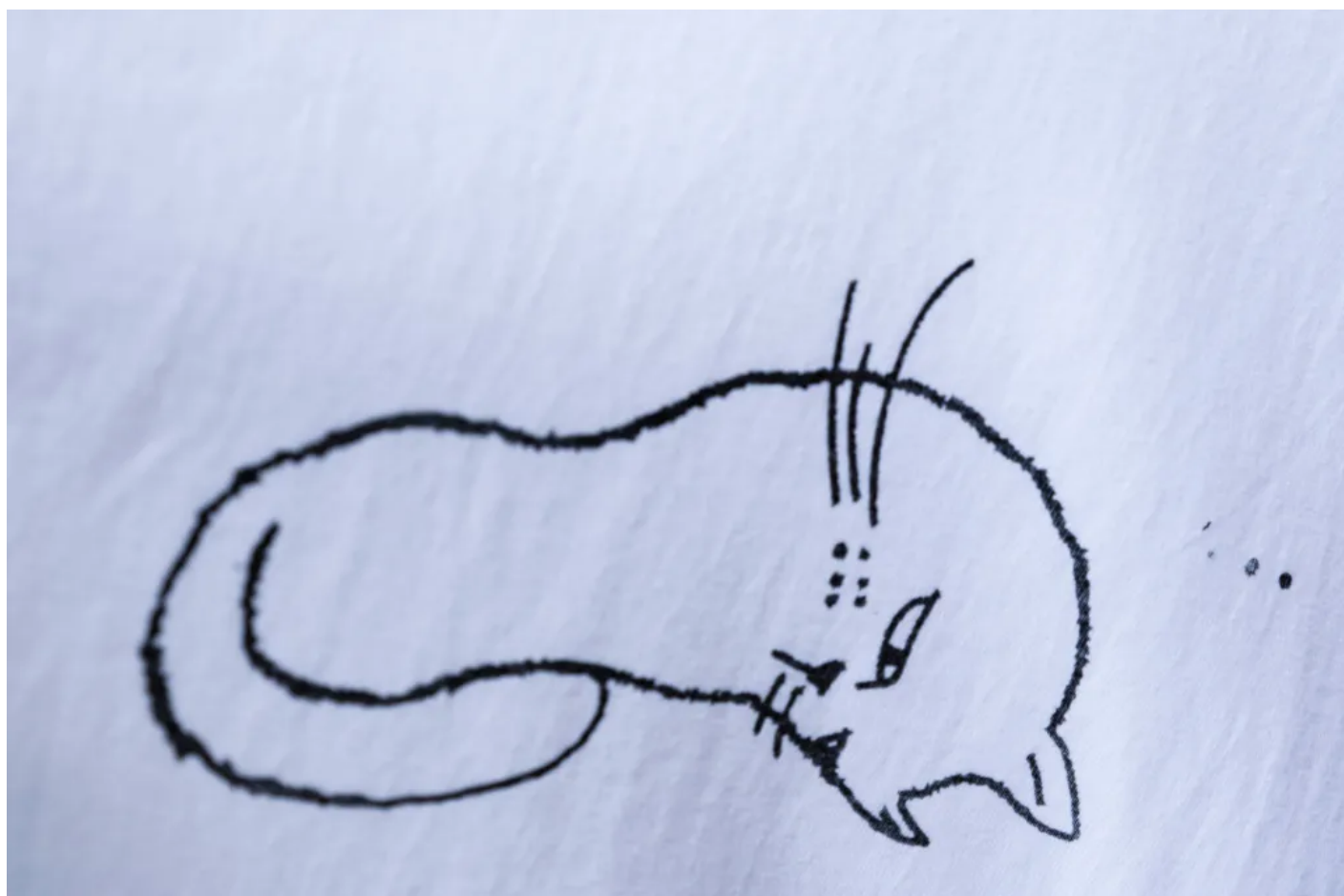
但是「世界」，究竟是個什麼概念？

她的世界很小。父母曾千叮萬囑，讀大學才可拍拖，紋身染髮是不良行為。直到中四入讀書院，學生無須穿校服，人人打扮獨特，「傳統思想無意識地影響我，我以為我比較開放，但是我心裡面都會有一點覺得，好像這些事是不好的，但是我不會阻止別人去做。」

她開始思考行為背後的本質。留意到有些女同學不穿胸罩，就搜尋性別議題，平時好像習以為常的事，她也反問為什麼。中五，她選定了「空間研習」作為主修的創作範疇，透過設計探討人與環境和文化的關係。

她感覺書院是個圖書館，有很多不同專業的人。「有種 wow，原來這些才是真正的知識。我以前以為的知識是，你純粹知道這件事，讓你應付考試和未來。但是來到這間學校，知識是我對這世界的理解，還有我對自身的理解，然後再感覺到，整個人真實了很多。」

十年前，她的興趣是追星。TWICE 剛出道時，她聽了很多遍《TT》，還特意去買明星卡。如今回想起來，她笑自己「白癡」，骨子裡跟父母一樣奉行主流既定一套。當時她單純想跟身邊人有話題，就催眠自己愛女團。她形容，這叫討好型人格。離開主流學校，她發現自己以前從沒發現的面向。原來她享受上課，可以吸收新奇事，也喜歡編織，喜歡藝文，喜歡動物。



Ring

T-shirt

/

現在影響她價值觀很深的人，就只有作家白先勇，讓她在文字之間打開一個又一個新世界。

上書院後，她意識到自己鍾情於文學堂。其中一本啟蒙小說，就是白先勇寫的《孽子》，講述年輕男同志李青被逐出家門，與父母及主流社會有各種衝突，轉而在公園找歸宿。在字裡行間，她感受到濃烈的情感，像遇到真實的朋友，在閱讀中找到樂趣。

她覺得，白先勇在舊時代夠膽書寫這種題材，實屬稀有：「我應該沒有像他這般的勇氣，但也想自己的生活過得特別一點。」

那麼，哪裡才是她的歸宿？在她眼中，守舊嚴厲的父母未能了解她的真正想法，「小時候我已經在家人身上得不到愛，又嘗試透過拍拖去彌補，但我發覺是沒有可能做到，然後發現動物才可以給你安慰，而牠們又真的不會背叛你。」她最大心願是變成白雪公主，跟全世界的動物溝通，而這個地球全部生物都可和諧相處。這是夢想？「這是我的幻想，我覺得我做的東西都是一種自我安慰，但是它其實不會成真。」

當初 Ring 和阿招一起策劃建立貓舍，招募了初代成員，像當時讀中二的阿堯和小籠包，想像貓的需要、製作動物層架。

幾個月後，舊生 Janice 的貓 Yuki 突然到臨。Ring 順理成章地成為了提點和領導的角色——大家趕忙學習照顧貓，每天早上和放學輪流當值做鏟屎官，餵貓、換水；成員分成採購部、美術部、建設部、管家部，觀察貓舍所需，各司其職。

作為最資深的成員，Ring 慢下來反而感到不安：「只要存在於書院這個空間，就沒有休息的角落。」自小在傳統學校及家庭長大的她，活在他人期望下，對自己要求極高，深怕自己永遠都不夠好，也不想連累別人：「我心態上覺得休息就是不該，會自責，我會覺得很焦慮。如果我現在停止了，那我之後的東西，就會拖，拖到我可能會來不及，然後我就覺得不行，我要工作。」

貓舍原是給予貓安全感的休息地，也讓人得到治癒。但她身於貓舍，腦袋卻一秒不能停下。



怕自己一個，失去朋友

一個平靜的下午，貓舍的門突然砰地打開，中三學生阿澤哭著衝進來。幾個高中成員愕然，問他發生什麼事。他吞吐地道出，剛才上體育課時受到同學指責，他心裡委屈，一時慌了，只懂一直跑，一直跑，從地下操場直奔四樓。

阿澤滿腦糾結。那陣子，他發過一個惡夢，醒來以後，內心好像缺了一塊。夢中世界已經變得朦朧，他只記得，自己在裡面失去了好友。

準確來說，那是一個預知夢。

那天他向朋友發了訊息，想跟他玩，但對方叫他走開，不要煩。他心中鬱悶不解，自己明明沒有做錯事，為何常要受氣，渾身不舒服的他索性鼓起勇氣，跟對方說，不如以後都給你一點空間吧……

阿澤最怕就是失去朋友。

升上書院這三年，他才覺得自己活得像個正常人。小學也有開心的回憶，但傷心與混沌佔了大半。阿澤有濕疹和鼻敏感，同學笑他是肺結核病毒，會傳染人。從小學一年級開始，午飯、小息、放學，他總是一個人。同學看到他，就馬上退到十米以外，說要去洗手。



唯一被靠近的時刻，就是被同學打、被扼頸。阿澤的底線一再退後，心情已經持續低落，但總是有人往火堆裡添油，讓他崩潰。那時他常常有一股衝動，幻想摔破物件，拿東西傷害自己。直到現在他仍搞不清自己到底怎麼了，但每當他想哭，想動手，都會突然之間感覺到另一個自己，拉扯著身體，冷靜地問自己為什麼要這樣做，讓他鬆手。

他試過向小學老師求救，但沒有用。父母是他最信賴的大人，但他們工時很長。爸爸是的士司機，早上5時就得出門，媽媽在餐廳工作，很晚才回家。他很懷念小時候的時光，一家三口擠在床上睡覺，睡前一起聊天，躺在中間，有種被保護的感覺。不過現在很少這樣了，只有旅行的時候，才會重現這種溫暖。

但他還是覺得，自己解決就好，不要讓他們擔心。

每個晚上，他都會回想起白天經歷的事，想得失眠。升上高小之後，他漸漸感覺到自己與同學中間，有一道永遠無法辨清和越過的界線。他開始裝聾，面對任何事情都毫無表情。若要安然地生存，最好就是不要在意，只要不在乎，對方就會覺得不好玩，那就不會再欺負他了。

這六年生活，他最常躲在學校的邊緣位置，操場靠牆的長凳、角落裡，祈求別人不察覺自己的存在。陽光普照就最好，有光便有影，斜斜的打在校舍，在地上映出一個三角陰影，坐在裡頭，一抹灰黑罩在身上，沒有人看見自己，那就安全了。



就算是升上書院，他都不時會想起從前。他不用再躲藏，但至少要找個有安全感的地方，靜靜的，溫柔的，裡面的人甚至會給予關心和鼓勵。他喜歡教員室，有點人氣，但人與人之間不會太多交集。天台也是個好地方，讓他能獨自冷靜。

但是自從有了貓舍，他才第一次覺得自己屬於一個團體。

貓舍成為了他的避難所，讓他不再感覺孤單。他知道，每次不開心衝進去，都有選擇的自由——可以選擇獨處摸貓，可以跟社工和成員聊天，Yuki 也會聽他訴說心事。其實他對冷言冷語早就麻木了，現在讓他緊張的，只有友情。「因為以前很孤單，現在有些朋友，我怕自己一個，就不想失去他們。」

那次闖進貓舍，高年級的貓舍成員安撫他，友誼也分很多種：比較親密的同學、朋友、親密的朋友、摯友，最高級的可稱為兄弟。在他心中，貓舍的成員現在算是親密朋友，會關心他，接納他的性格。Yuki 算是摯友，無條件的陪伴，但常常咬人，還未深交。

假如要升級至兄弟，要無論發生什麼事都會在他身邊。

他第一時間想起家中的貓 David，牠總是耐心地聽自己分享大小事情，也想起了虛擬世界裡的隊友。孤單的時候，他會讓 David 伏在大腿上，陪自己玩組隊的遊戲 Roblox 和 Minecraft。有人視打機為一種荒廢，但阿澤覺得：「遊戲會鼓勵我，告訴我，你已經很努力了。」在這個虛擬世界，他乏力時會有人支持，煩悶時永遠有人聊天，遇到了友誼，也遇到更好的自己。

他發現，人就算沒有朋友也可以生存，但就沒有了生存的意義。「如果擁有朋友，我就不想失去。」



為何很難找到同伴、找到「愛」？

不管因為貓毛打多少次噴嚏，吃多少敏感藥，看貓之於阿堯還是正經事。

某天上課時間，她獨自倚在貓舍窗邊，輕輕撫摸 Yuki。15分鐘前推門入貓舍的她，只懂喘著氣叫嚷，焦急含糊地重複同一句話：「我真的 kick 到爆炸！」抱貓過後，她的心情彷彿變得平靜，但有些無以名狀的說話仍然梗在心頭。（Kick，廣東話：意指事情不順、棘手）

阿堯說，貓舍裡很多人都說她是矛盾混合體。大部分時間，她只會陷入兩種情緒：憤怒和悲傷。她狀態時好時壞，總是連珠炮發地碎碎念，思緒跳脫糾結，這秒激動得彈起，下一秒又陰沉地鑽牛角尖。

但她覺得，極端總好過平淡如水。她不明白為何 Ring 能如此內斂體面，不將情緒表露人前；也不理解阿澤的沉靜遲緩。換轉是她，一個人背上那麼多責任，收藏起這麼多煩惱，大概早就原地爆炸。

有些人以為，書院就是自由奔放、輕鬆自在的代名詞。阿堯即將升上中四，感受到學業是一大煩惱。

中英數考得不好，尚且可以說是不懂得玩考試的遊戲，但藝術創作代表著自己的內心。她回想起，仍是中二年級的她和其他貓舍成員一起，用木工改裝一個五層直立櫃，移動層板，開通風洞，加木條樓梯、貓爪柱，安裝底部車輪，變成小動物「劊房」。首次親手研究及製作木工，用自己一雙手，為未來會出現的動物完成了這樣的家，是很神奇的事。反觀現在做藝術作品時，她常懷疑自己不夠藝術性，很需要逃避。



她也不喜歡分組活動或做功課。她覺得世界很蠢，人類的意識形態只會帶來傷害。她很容易看到別人的缺點，最後的組員又總是不願意付出工作，每次分組只覺焦慮。導師說，阿堯大概只是看不起其他同學，她反問，她只想找到正常人，人應該有責任感，為什麼好像很稀罕？

阿堯不明白，為何很難找到同伴、找到「愛」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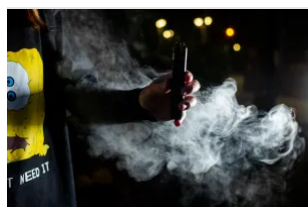
現實中找不到，就躲在光影之中。她追看動畫《瓢蟲少女》，見證主角從不自信的少女，變身成瓢蟲少女，和同伴對抗邪惡反派。小時候，她隨意打開漫畫應用程式，在琳瑯滿目的封面之中，看到兩個男生的配搭，好奇心驅使下，「按下去看，我就看到這一生人一個美好的開始。」她不喜歡異性戀的愛情故事，覺得太傳統單一，而且以肉體關係為目標，但這裡既有友情的基調，也有互相付出的愛，讓她雙眼放光。

她心目中的愛，一種無條件百分百的愛，彷彿未曾在現實中存在。她說，就算是血脈相連的媽媽，也只做到70分，可以一起玩樂，不適合聊正經話題。一個人的時候，阿堯會想起細碎的往事，像有天早上坐車，穿過又長又黑的過海隧道，幾個月前在生日當天被媽媽責備的片段突然在漆黑處浮現，讓她濕了眼眶。

她覺得自己沒有遺傳媽媽的瀟灑爽朗，個性拖拖拉拉；也沒有媽媽的「大愛」，對所有事都看不過眼。比較相似的是，她對待 Yuki 總比家裡的貓寬容。「她經常出去做長者服務義工，一時又去做代課老師，但家裡一堆問題未解決。」什麼問題？「我就是家裡最大的問題。」她不敢跟媽媽說，壓力很大的她很需要陪伴。



她覺得，自己是一隻沒有腳的肥雀，不斷跳來跳去，找不到落腳地。「我對其他人沒有耐性，但我自己其實也很慢，很奇怪。通常要認識別人一年，我才會跟他們分享自己的事，像 Yuki 也可能是在觀察大家。」



撥開香港太空油毒霧，那些迷惘又孤獨的青少年臉孔

[延伸閱讀 →](#)

現在，貓舍是她生活中的其中一片淨土。她對社工、導師、朋友同學傾吐苦水，過後人就變得輕飄飄，心情自然舒暢。長假期的時候，則只能獨自困在睡房裡吹冷氣。

每個假期，她最期待就是再次回到學校貓舍，一邊清潔，一邊投訴遇見許多奇怪的人，再問 Yuki：「你覺得呢？」有時候她真想把房間打掃得一塵不染，但阿招提醒她，水至清則無魚，房間太乾淨

人和貓就沒有抵抗力，也不好玩了。打理貓舍，學習做人，其實一樣。

自由與界線

在貓舍，全天候都有「人類」自出自入，創作作品堆疊在椅子上，餐碟和杯子散落桌上。每隔一個星期，貓舍成員有全體會議，整間房擠滿人，有種集體拜年的熱鬧。

貓舍成員橫跨中一至中六，若然齊人，就有21把聲音，在一個空間，開闢出幾個維度。



初中成員搶先舉報，星期三無人當值；採購部成員樂晴舉手，強勢地說當務之急是買寵物磅，主管阿堯乘機提出買摺枱和地拖；建設部負責人小籠包自覺付出甚多，晦氣地問誰想加入部門幫手；幾個同學邊嬉笑邊試圖解放貓籠裡的 Yuki；一個零食罐橫空飛過劃出弧線……兩個內斂女生默默注視著一切，在難得靜默的空檔，輕聲提醒大家清洗貓砂盤。

但是一說到貓舍的將來，十幾道目光忽然聚合在一起。全部人都有共識，貓舍最大危機就是窮。他們決心要在學校開放日奮力賺錢，自家設計衣服、印布袋、印小誌養好 Yuki，終極目標是多加幾隻貓，讓貓舍成為弱勢貓的安樂窩。

「我們貓舍同學就是每個都很不一樣，沒有共通點，除了愛貓。」社工阿招說。但愛有一百種形式，每個人起步點和性格都不一樣。有同學未接觸過小生命，有成員養有寵物，但每隻動物都是個體，也要重新學習。

起初，Yuki 被暫托在校務處，由同學和社工幾經爭取後進駐社工室。那天，阿堯負責抱貓上樓，在初來乍到的貓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，也感受到生命的重量。那時牠身形瘦弱，大概只得3公斤；腳掌混雜污垢，肉球周圍呈褐色；常蜷縮成一團，情緒起伏多，動輒張牙舞爪，抓傷貓舍成員。

這些事傷透同學的心，阿堯被傷至要打抗生素，而非常愛貓的小籠包，從此只敢隔空摸貓。樂晴起初也沒膽量抱貓，但她這樣理解貓的不親人：「牠和我是兩個獨立個體，就算雙胞胎都不會一模一樣。其實我不怕牠咬人，這個是貓的天性。就算人類急起上來也會這樣，為什麼貓狗不可以？牠們的牙就是要來咬東西，有牠們的自由。」

貓舍曾舉辦一場標誌設計投票，Ring 的設計沒被選中，那是一隻蓋上被子的貓，閉眼靜靜地躺著。她覺得，貓沒有義務長期營業，人應該跟貓保持距離，正如人。成員每星期相見，一定是重要的夥伴，但能否成為好朋友，也不必強求。

貓有貓的自由，成員也有。吵吵鬧鬧的貓舍，讓阿堯找到愛，縱然她還是不住抱怨，成員想來就來，不出現就不出現，放學時間通常只有阿澤在，而自己對於貓舍，有時也會在冷靜期與熱戀期之間搖擺。「然而正是這自由度，才容許每人的狀態時好時壞。」她覺得這裡應該是容許流動的空間。

Y2K千禧文化回歸潮：新的時代期許和不安中，他們想大膽做自己

[延伸閱讀 →](#)

21個人有21種性格，他們試過因分工而吵得轟烈，互相指罵，因為開會缺人而灰心，還因設施擺位、貓舍定位、怎樣洗砂盤、餵肉泥、非貓舍成員可否內進等不斷辯論……為了營運貓舍，成員學會表達、理解和讓步。

在這裡，有成員有讀寫障礙，讀不懂電話訊息，就派專人提醒他當值和開會。未摸過貓的同學也從懼怕貓，嘗試靠近餵食，到開始信任面前的生命，甚至克服恐懼將之抱起。日復日的相處中，Yuki的態度也漸漸軟化，當值筆記本上開始添上新詞：「主動聞人」、「咕嚕咕嚕聲」、「俾摸」、「吻上了我的腳」、「梳到佢肚子」。

大家都在為貓的改變感到興奮，唯獨 Ring 在想，貓治癒了人類，那誰還貓空間？享用地方的同時，如何不會騷擾到其他人？她想起書院的塗鴉。

樂晴和阿堯說，這就是學校裡自由的體現，每畫一筆，每噴一下，心裡未必暢快，但至少留下一點被看得見的痕跡，投射內心的美好與醜惡。但在 Ring 心中，藝術不是想點就點，至少要申請，要美觀。套用在貓舍，做的所有事，大前提都該是全心全意為貓好。

對於自由，對於界線，他們仍在探索。

成為大人

貓舍成員稱呼社工阿招為「金正招」，他掌有處理更表的「權力」。阿招知道，他們畢竟是中學生，還是想有人幫忙訂立常規，而他自己也在揣摩拿捏。但他最想做到的，是讓成員全盤接管貓舍，學會承擔責任，在過程中發現限制，然後嘗試修正。只要不會傷害到人和貓，那就可以了。

貓舍成員飼養貓，而師長父母將他們養育成人。阿堯想過，「我希望 Yuki 永遠都是那隻獨立自主的惡貓，不要太依賴人類。牠不是這種貓，本性不該這樣。」她想像若自己是貓，「希望主人努力賺錢，給我好的資源。我會想讓你理會我，想得到關注，但不要太多，我需要空間。」

適時放手，與忽視放任，僅一念之差。阿澤對空間的定義，就是能夠選擇，有時走來走去，有時躲藏在一角、還享有積極表達的自由。

一個實體的空間，面對面溝通的機會，異常珍貴。阿招也從未想過，社工室會變成半私人空間，在家和學校、公共生活之間，讓同學面對面溝通，培養耐心，重拾安然自在。

阿招很清楚，這幾年大人與學生的關係緊張，特別是疫情後，同學更著重私人空間，對權威、專業缺乏信任。阿堯笑說，阿招雖然像個好朋友，但始終是個大人，也會「講經」（廣東話用語，意即嘮叨地講道理）。Yuki 的出現，讓學生和阿招的關係也起了微妙變化。

以前阿招要主動接觸同學，現在他們反而會因貓而來，在言談間透露出自身的狀況。有時同學不開心，Yuki 彷彿感應得到，也會默默走到身邊。比起管理員，他更像協調及觀察者，Yuki 和同學，有血有肉的一切，都反過來為他上生命教育課。

如何在自主之中，靠近別人，同時保留自我，或許是畢業也學不完的一堂課。

暑假到了，他們正在計劃領養新貓，也有成員正準備轉校。假如事成，大家又要再一次面對舊人的離去，迎接新生命，Yuki 也要學習成為「大家姐」。

8月，Ring 已經畢業，成為一個大人，要為自己的未來負起責任。

糾結於學業、人際關係、家庭、感情、自我價值之間，對她來說，當真正專注在自身價值，要求提高，反而冒出壓力和情緒。她常將自己與他人比較，覺得自己遲開竅，又被家庭經濟環境牽扯。

她試過很想休息，就此離開世界，但她心底還有對死亡的恐懼。每天她都有種強烈的想法：如果過馬路有一輛巴士意外地輾過我，那就好了。唯一能真正放鬆，就是在睡覺的時候。

Ring 想過做老師或社工，但怕自己沒有耐性，工時太長；也有想過做殯儀、圖書管理員、翻譯、海洋公園動物護理員，想過讀藝術學院；又因貓舍曾舉辦獸醫護士講座，發現自己想去外國進修。

光是「想」，她已滿眼光彩；查看學費，她的心就沉到谷底。唯一出路是做餐飲，賺到錢了，才去讀書。「這件事已經確實了，但我又不想荒廢了這一年，做社畜，去托盤，每天做重複的事，很悶，好像在浪費人生。」

「我覺得做人很累，要想將來要怎樣，之後又要找工作、交租、上班賺錢，然後什麼都要講錢，沒可能不上班，但是我又想玩……怎樣可以有錢得來又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？除非我真的中了六合彩，或者嫁了富二代，但是我都覺得是很難，很累，就覺得不要生存比較好一點。我有時候又會想，哎呀真的很煩，如果我越來越老之後，我皮膚塌了怎麼辦，頭髮掉得多了怎麼辦，要怎樣保養，想到這些話又要浪費錢……」她一邊被責任勒住，也一邊慢慢摸索自己想要的生活。

她想起許多人生交叉點。在舊校留級時、剛轉校到書院時、躺在醫院的日子、受邀創立貓舍時，踏入新的成長階段，她再次陷入了無力迷茫。如果讓她回到最初，選擇家人眼中最安穩的路，或許能減輕煩惱。但她也鼓勵自己，「但那就不好玩了，我覺得好玩之處，就是原來有這些東西，等待你去發掘。」

尾聲

社工阿招曾經說過，貓舍是一輛巴士，有人上車，有人下車。

阿澤彷彿看見，很久很久以前，他在馬路的邊緣獨行，忽然有人招手，讓他上了貓舍這架巴士，慢慢地有更多人上車，座位或近或遠，交情或深或淺，旅程有時值得期待，有時會受傷害。他知道，在貓舍也有人不喜歡自己，但即使不喜歡，也容許他共同存在，已是一種包容。

有次食物研習課，導師請大家做一份關心別人的食物。他第一時間就想起了貓舍的同學，想為他們弄蘋果批。做廚師是他的夢想，因為他很享受為別人做甜品，努力過後有成果，別人吃完很滿足的感覺。最可惜的是，有些畢業的同學已經嚐不到了。

要離開校園的 Ring 一早就知道，有份打造這車的自己，早晚也要放手。其實平日她很少做領導者的角色，但在貓舍她不得被推上浪尖處。她覺得，世上一定有更好的人可以接替自己，但也不免擔心。阿堯懷疑，真正對所有事都上心的人或許不多，Ring 走了以後，就再沒有人做領導鞭策的角色。但樂晴覺得，每個人曾經在貓舍付出的精神，總會流傳下去。

阿澤說，他偏向相信中六的同學只是離開書院的車，而不是貓舍或友情的車。但又忍不住擔心，沿路有這麼多中途站，誰會是下一個？會不會乘客一個個地走，然後沒有人再上車？假如到達終點站，是不是所有人都得下車？

他在心中開闢了一條廣闊的馬路，讓生命的車緩緩地前進。車上有家人，有朋友，有貓舍成員，還有位於友誼金字塔頂端的貓。心底卻總是有把聲音：「可能最後車裡只剩下我的貓……但我的貓終究還是會離開。」

Ring Yuki /

【如你或身邊親友有需要，可致電24小時求助熱線】

新加坡：

新加坡援人協會：1800-221 4444

心理衛生學院緊急求助電話服務：6389 2222

香港：

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熱線：2389 2222

撒瑪利亞會熱線（多種語言）：2896 0000

生命熱線：2382 0000

東華三院芷若園熱線：18281

明愛向晴熱線：18288

澳門：

明愛生命熱線：28525222（中文）／2852 5777（外語）

台灣：

自殺防治守護者-安心專線：0800-788-995

生命線協談專線：1995

張老師專線：1980

中國大陸：

希望24熱線：4001619995